

周易二問記

周易二問記 卷下

會稽茹敦和迓來稿

八卦何以謂之盪也。茶閭曰。盪者往來出入。戾忽無定之名。顧炎武曰。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亦謂之跳盪。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孔安國以莽盪舟爲陸地行舟。蓋失之。

何以謂之彌綸也。茶閭曰。考之爾雅。與詩則綸有繩義矣。繩者糾而合之也。糾而合之又相續不絕也。天有天道。地有地之道。而易合之則曰綸焉。天地無終也。易亦無終也。無終而與之爲無終。是終之也。則曰彌焉。故爾雅曰。彌終也。

精氣爲物何也。茶閭曰：朱子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其義也。口陰陽五行氣爾，何以謂之精也。茶閭曰：朱子之義皆本於周子。周子不曰二五之精乎。精氣者，氣之尤善者也。氣至而生，氣散而死。飛潛動植皆得其大常，物者常也。

游魂爲變何也。茶閭曰：康成曰：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天子立七祀，有太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乃禮與洪範之事也。此箴膏肓之一端，其義精。

矣。蓋魂之無所歸者。謂之游。有所歸則不游。

薑閭曰。漢宋儒說言魂魄者。累數萬言。所取止此何也。茶閭曰。諸儒言魂魄。大抵皆死生之說。于鬼神之情狀。無當也。先王制祭祀之禮。而終之以厲。蓋以絕地天之通。而盡陰陽之理。佛氏以爲見聞滅見性。聞性不滅。是以游魂爲性也。于是地獄輪迴之說紛紛。以起不知。皆游魂之變爾。或信之以爲有。或爭之以爲無。有固不必有。無亦不必無。游魂之變。則何所不至也。

薑閭曰。茶閭極論鬼神之情狀。可謂明辨哲也已。而蒙史有進焉。周禮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注百物之神曰。彪祭法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左氏傳曰：夏后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石言于晉，則曰：有物憑焉。神降于莘，則曰：以其物享之。韓氏愈亦曰：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山林、木石精氣之所聚，皆能爲妖祥。先王未嘗不秩之祀典，以安之。若其爲害之不已，則亦有如牡、樺、牛、貫象齒之法，以殺其神。大豕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此之謂馭矣。茶閭曰：偉哉！然此論先儒未之有。世之所聘貽也，可若何？

範圍何也？茶閭曰：範圍，金之事也。雖然，以古語之，則曰：範法也。模也。圍，匡廓也。不斲也。試以今語之，夫金有鍛

金有鎔金鎔金必先爲之範而瀉之而注之如金人金
馬者其柔金之劑則圍之寸爲之寸圍尺爲之尺圍圍
爲之圓圍方爲之方圍蓋夾之以版以繩圍之厚則爲
之厚圍薄則爲之薄圍

曲成何也茶閭曰曲成木之事也孟子杞柳以爲栝
櫟疏口栝隨也栝屈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洪
範木曰曲直注木可以揉曲直雖然木性直器則曲之
曲之而後成曰曲成

成性何以存存也茶閭曰爾雅存存萌萌在也蘇氏賦
曰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何以謂之賾也茶閭曰賾喧錯

也。京本作嘖。蘇氏軾曰：從口從叵，一也。春秋傳曰：嘖有煩言。

君子之樞機何也？茶閒曰：康成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雖然，樞爲戶樞，則樞謂之根，是若機何止弩牙也？且北斗第一星謂之樞，第三星謂之機，北斗之在天也，人皆仰之，其有差忒，人皆見之，謂之千里之應，榮辱之主，不亦可乎？董閒曰：天下之樞無先于戶樞者，天下之機無先于弩牙者。維者以機織圖者，以機汲葬者，以機窆伐國者，以機攻皆弩牙之餘巧爾。斗之爲樞機也，其說鑿然矣。

冶容何也。茶閭曰：冶者，冶金之名。金可冶，容不可冶，美惡定也。曰：冶容者，有術焉，變之，此之謂妖矣。

歸奇何也。茶閭曰：按射禮，投壺禮皆曰：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著以四揲之餘，四則奇矣。或左右手各餘一四，或左右手共餘一四，皆奇也。則皆歸之，是奇也。與射與投壺之奇不同，然皆爲奇。零之奇，非奇耦之奇。歸奇于扚，何以謂之扚也。茶閭曰：馬融曰：指間也。荀柔之曰：別也。雖然，王制曰：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注皆謂之什一。考工記以其圍之仂，稍其數，注謂之三分之一。則扚有餘分之義焉。以其餘分別之，指間謂之扚矣。

乾之策坤之策何也。茶閭曰：策一作筴，籌也。籌，算也。凡算必以籌，故言策焉。則其竹也。而筮者以蓍，艸也，非竹也。雖然，筮主于算，苟可以算，竹可也。艸亦可也。故蓍亦謂之策也。左氏昭公十二年傳曰：南蒯枚筮之，是筮固有不以策而以枚者。古算以策，而今算以枚。策謂之算，籌枚謂之算，于筮主于算，苟可以算，策可也。枚代策亦可也。杜預以爲不言其事而汎占其吉凶，其于枚之義何居焉？大禹謨言：「枚卜功臣，」功臣多矣，一一而卜之，故傳謂歷卜之而從其吉，與枚筮不同。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何也？茶閭曰：祐，苟爽本作侑，故爾雅曰：「酬酢，侑報也。」爲此文設也。禮主人酌酒于賓曰獻。

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曰酌主人卒酢爵又酌自飲卒
爵又酌進于賓曰酬其事尸也亦然又尸飯告飽視角
尸又飯特牲少牢略同尸則其神也而與之爲酬酢與
之爲侑交手而相付也覲面而相語也何幽明之隔哉
蓋問曰祐者神也則酬酢者亦神也非以應對萬物之
求矣

河圖何也茶閣曰河圖見易傳又見書顧命篇又見論
語漢宋儒說往復爭執至今未有定也複而述之贅矣
竊意河之爲水中國大利害所在後世一切山川阨塞
皆有圖古帝王三五相禪他皆不暇圖也而河則圖之
據路史自伏羲而下神農黃帝顓頊堯舜禹湯無不受

河圖者。至于周。猶寶而傳之。與大訓等。按河圖緯之文。曰。黃河出崑崙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蒲山。南流千里。至于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桓雍。北流千里。至于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至于渤海。河圖緯象則曰。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山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八曲也。東過絳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此皆河圖之本緯。然其言。不過如是。惟乾鑿度以今四十五數之。圖爲河圖。或其自中而北。而西。而南。而東。恰得九位。與九曲之形有。

適相彷彿者與不可考矣存疑焉可也

夫然則河圖爾何以謂之出也茶闇曰重河也昔無而今有謂之出炎漢興而六經出考武時周官始出皆出也後世圖繪之事夫人能爲之洪荒之世非神靈特絕者孰能運萬里于指掌乎且聖人之圖其必有以異乎後世之圖矣故甚重乎其出也

曰孔子以河之出圖比于鳳鳥之至則聖王之祥也茶闇曰此孔子思周之嘆也鳳鳥不至思文王也周公亦言鳴鳥不聞矣河圖在東序於顧命示能傳焉於大饗示能守焉而今安在乎盜竊寶玉大弓痛之也得寶玉大弓幸之也孔子之嘆蓋此志也使東序河圖尙在而

欲其又出一圖。何河之多圖也。且管子于召陵之役。則曰。楚人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桅。四百里而後可田也。孔子去召陵。又二百年矣。其以鄰爲壑。可知也。則更不能無河圖之嘆也。

洛出書何也。茶間曰。書者。文字之名。洛書則範也。武王以箕子歸。訪之。遂陳範焉。謂之訪洛矣。于洛有神禹者。本之爲九德。播之爲九功。詮之爲九敘。颺之爲九歌。箕子因而陳之。爲大法。九類觀于範之所云。有出于六府三事之外者乎。謂之天錫者。猶曰。天乃錫上。勇智云爾。是豈緯家一切燕齊迂怪之說。所能倚而託之者乎。曰。夫然。洛書。尚書也。禹而謂之洛何也。茶間曰。鯀以宗伯。

事帝至于禹則封之高密曰處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
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左
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洛者禹所興也故
禹書洛書也曰其以之配河圖何也茶閭曰大訓也武
王受之箕子因以垂示其子孫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
序也

薑閭曰蘇氏易傳曰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
時無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吾初讀之
而以爲然今而知其不然也雖然千古之事吾兩人何
足以知之茶閭休矣

乾坤易之緼。何以謂之緼也。茶閭曰。孔安國曰。緼。泉著也。玉藻。纁爲繭。緼爲袍。康成曰。衣有著之異名也。穀梁以晉人執虞公爲緼于晉。皆同義。

罔罟何也。茶閭曰。罔罟也。罟罔也。爾雅。纓罟謂之九罟。又曰。魚罔謂之罟。注曰。最大罟也。他若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罽。獐罟謂之羅。疏直謂之鳥罔。兔罔。麋罔。獐罔。曰繁。曰罝。曰罽。曰罽。曰罽。皆覆車。疏以覆車爲翻車。小罔。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何也。茶闕曰。京房曰。耜耒下耒也。耒耜上句木也。考工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又曰。堅地欲直。庇柔。

地。從。句。底。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司。農。讀。底。爲。其。賴。
有。泚。之。泚。意。底。卽。耜。也。康。成。讀。底。爲。刺。謂。耒。下。曲。接。耜。
者。蓋。以。耜。爲。金。爾。漢。耜。以。金。故。接。之。古。耜。以。木。則。何。接。
矣。增。韻。則。曰。柄。曲。木。曰。耒。耑。刃。曰。耜。耜。本。金。斲。木。爲。耜。
蓋。斲。木。爲。受。耜。之。處。也。薑。閭。曰。茶。閭。所。守。先。鄭。爾。然。先。
鄭。曰。耒。下。歧。後。鄭。曰。今。之。耜。歧。頭。其。辭。若。一。焉。後。鄭。以。
耜。爲。金。先。鄭。耒。嘗。不。以。耜。爲。金。也。增。韻。之。言。可。信。也。茶。
閭。曰。說。文。耜。耑。也。徐。鉉。曰。今。俗。作。耜。

耒。耜。耕。器。而。曰。耒。耨。之。利。何。也。茶。閭。曰。孟。章。句。以。耨。爲。
耘。除。艸。按。詩。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繼。之。曰。千。耦。其。耜。徂。
隰。徂。畛。芟。者。芟。其。艸。柞。者。柞。其。木。此。耒。耕。之。事。也。耕。矣。

又耘之除其根株也。一耜曰伐。二耜曰耦。耦而耕之亦耦而耘之。耕以耜。耘亦以耜。故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康成以俶載爲熾。蓄薑閭曰。呂氏春秋曰。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間稼。耨耨之。旣稼又耨之。孟子曰。深耕易耨矣。但已別爲一器。故馬融曰。耨鉏也。或曰。耨頭長六寸。柄長六尺。則略與耜同。

聚天下之貨。何以謂之貨也。茶閭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固因之作食貨志。剗食與貨而二之。雖然。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苟其所有雖食。亦貨也。孟子五穀多寡。與麻纁絲絮輕重布帛長短並數之。可見矣。或曰。貨者化也。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化居者。化

其居積故貨之文從化但懋遷有無有化與居之二法
利于化化之利于居居之史記曰此奇貨可居是也化
貨則居亦貨爾蓋問曰貨用物也孔安國謂之寶用物
貨何寶矣惟其實也則謂之貨利謂之貨財亦謂之貨
寶盤庚乃直謂之貨曰不肩好貨一言貨而曰利曰財
曰寶皆舉之貪夫以之殉其身修士以之墨其名必自
貨始矣或又曰以金立幣以幣準穀所以大五材之用
也貨者幣也夫論幣者莫詳其所自羅泌卽據此經以
爲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于炎帝之
時不知聚天下之幣交易而退是以幣易幣也於文爲
不可通易之必以貨者正以幣之未起羅說舛矣

服牛乘馬何也。茶閭曰：服之與乘，互相備之辭也。服亦謂之乘，乘亦謂之服。鄭風曰：叔于田，巷無服馬。箋曰：服馬猶乘馬也。可證也。董閭曰：非也。夫馬有謂之服者，有不謂之服者。鄭風又有之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箋曰：兩服，中央夾轅者也。夫然則服之云者，猶今所謂當轅爾。其在小車則一轅，一轅兩馬夾之，其服兩，其在大車則兩轅，兩轅而夾牛于中，其服一馬有五之六之者，有三之兩之者。唯四爲通制，則言其乘焉。牛之多寡視車之輕重。居前曰牽，居旁曰傍。然未可以數也。故舉其服而他可略也。

曰牛用之耕矣。而第曰引重致遠何也。茶閭曰：古者以

人耕不以牛耕。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
令自駕車而外祭祀有享牛求牛餘則牢禮膳羞之牛。
軍有犒牛喪有奠牛其言牛至悉未有及于耕者。樂記
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復服曰乘曰服與易同大東爲衰周之詩亦不過曰皖
彼牽牛不以服箱而已善乎徐氏光啓之言曰載芟良
耜諸篇明竭作于春皆人力也至于穫之積之如墉如
櫛則曰殺時惇牡有捄其角矣若用牛以耕卽用牛以
祭不獲享猫虎之報并不蒙帷蓋之仁先王其忍之乎
薑閭曰犁牛見論語何晏以犁爲雜文殆非也此爲耕
犁之始矣然亦必不駢不角而後用之于犁則猶重祭

牛賤犁牛也。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亦可據。徐相國曰：牛耕起于春秋之間。漢趙過始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後世因之。

暴客何也？茶間曰：暴，猝也。待之爲言，所以制猝也。豫也。蓋問曰：今之爲關爲暴，豈其爲猝乎？禁暴氏之所禁，是國中之暴。暴客是外至之暴。士師掌士之八成，三曰邦謀在軍，環人搏賊。謀在國，則掌戮斬殺賊謀而搏之。注搏當爲搏，謂去衣磔之。疏：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仍擇罪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則同。蓋其治暴客之嚴也。然必自門關之譏始。夫野廬氏在野，猶禁其橫行，經踰矣。

掘地爲白何也。茶閭曰：白井皆掘地之名。白淺故附從。白井深故阱。從井也。然國策衛人迎新婦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曰：可徙則已。今之白矣。今日小者用木大者用石亦有以石曰埋之地者。薑閭曰：春秋曰：宋公杵臼。史記曰：公孫杵臼。皆杵爾。廣雅曰：礪碓也。以杵爲碓而杵亦石矣。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槌。或者其猶用木乎。則古杵乎。

離之象罔罟也。以其目也。罔罟目也。離亦目也。茶閭曰：雖然有互巽之繩焉。經固言結繩而爲罔罟也。罔罟之爲目也。上下順逆皆巽繩之所結也。且罔罟之爲物必綱舉而目張。巽繩互于中則又爲之綱。薑閭曰：繩必兩。

而後結之重巽兩繩也變而離結之也

益之象耒耜也以巽木入坤土也主以艮手佐以震足則耕也茶閭曰據說文耒手推木也艮手推巽木而入于坤土下卦震于稼爲反生也不特此也上五爻體觀觀者兼艮象兩人又象兩手耦耕也初則耜之入地者所謂發也以反坤土而出之也坤體中坼左右相次鄰鄰然兩耜共一畝也至于初而止則又如耕者之有畔也書同曰益之變自否由否之益象一推由益而損象再推由損而泰象三推泰則耕時也所謂三之日于耜也天子耕藉有所穀之祭故益之二遂曰王用亨于帝噬嗑之象市也離爲日中震爲動也日中而動也茶閭

曰固也。但以否初之陰與否五之陽交相易而成噬嗑。焉處于初則退象也。又巽爲利市三倍。益之上卦巽也。以四易五亦所謂交易而退者也。震朝則爲朝離日中則爲市。前朝而後市也。噬嗑承離益之後。離爲罔罟。庶鮮食也。益爲耒耜播奏庶艱食也。此一經懋遷有無化居也。舊閭曰聚天下之貨則豐。上下易爲噬嗑亦交易之象矣。又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無日中。前儒言日中一線而已。少過爲昃則於易義未嘗不合。卦之三陽亦可以象日之三市。至于天元而地黃爲衣裳之象。舊矣。坤五不曰黃裳乎。荀九家遂曰乾衣也。茶閭曰是亦有窮變通久之象焉。

程子以爲諸卦皆自乾坤來是也。蓋閻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謂變則化也。乾之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之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渙之象，舟楫也。木在水上也。茶閻曰：剡則有剡象焉。剡則有剡象焉。是皆應斯之易之言。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者，凡十有二。言易者於利涉，則曰坎也。於不利涉，則亦曰坎也。而曰同人曰：蠱曰：大畜曰：頤曰：益曰：中孚。此六卦乃杳然不得所謂坎者。則曰：雖無坎而其才足以涉，則亦謂之利涉也。皆望文而爲之說。未見其鑿然。且其所謂坎者，豈必非哉？特未嘗深求其象之所以然。則其義終不可得而析。夫重坎之卦中四爻之互艮震。

者有舟象焉。以重坎之險。互一舟於其中。則利涉之本也。口渙曰申孚。其互艮震與坎同。故於渙曰乘木有功於中孚曰乘木舟虛。此可悟矣。於蠱於大畜皆上四爻爲舟者。故皆曰利涉大川。於益以五爻爲舟於頤爲艮震之卦。以六爻爲舟。故益曰利涉大川。頤上曰利涉大川。五曰不利涉大川。

夫然則同人何也。萊閭曰。同人之爲象奇矣。卦辭曰。同人於野。而六爻之象乃無野。卦辭曰利涉大川。而六爻之象乃無舟。無大川。雖然。五不曰大師克相遇乎。師二坎也。非大川乎。以師爲大川。而以同人涉之。且以師之坎補同人之離。因以明龍戰之義。而謂之同人於野。凡

此皆非拘儒思議所及也。蓋易以取坎填離爲要旨。故如離五之離王公。巽四之田獲三品。旣濟西鄰之禴祭未濟之其暉吉。未嘗不屢言之。然而能信者寡矣。其他或有舟而無大川。或有大川而無舟。皆當於卦變求之。今未暇縷以悉也。

茶閭遂曰。卦之有舟。有大川者。惟渙。故大傳以渙明舟楫之義焉。剡也者。剡而虛其中。則分之也。否三四互巽。以四之二分巽之兩陽而虛其中。所謂剡木者也。剡者削也。巽有上陽。則不削。巽而削其下陽。則坎也。以剡木之舟。剡木之楫。浮於水中。而行之。以風焉。舟楫之義曲而盡矣。否爲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渙則通之。坎爲

通也。

服牛乘馬。何以取諸隨也。茶閭曰。乾馬也。坤牛也。牛馬之用。天也。制而御之。聖人之妙也。變乾上以爲初。變坤初以爲上。所爲制而御之者也。乾三陽而震陽居初。蓋游北別羣而騰駒就繫。坤三陰而兌陰居上。蓋鹽車在負而乳犢尾行。引之以繩直。致之于大塗。隨象備矣。蓋閭曰。所爲制御之法。不過拘之繫之維之而已矣。拘繫者。控之于前。維者。周之于後。初之一爻。則在牛爲軛。在馬爲衡。又坤可大故。重乾可久故。遠。

曰。隨之爲隨也。牛馬隨乎人。也可服而服。可乘而乘。人之隨乎牛馬也。茶閭曰。然。然而馬弗復乘。牛弗復服。則。

王用享于西山矣。此嚮晦宴息所以爲天下隨時也。聖人之于牛馬也用之隨也。息之亦隨也。故彖傳曰動而說隨動而不說不隨矣。

重門擊柝何以取諸豫也。茶間曰重門之義前于復之至日閉關已略及之。夫艮門也震關也。有門有關是重門也。柝木也則坎也。於木爲堅多心也。擊之以艮手而有聲焉則震善鳴也。坎爲隱伏爲盜暴客也。待之則豫也。

小過之爲卦也互巽木于坤中其於掘地斷木之文顯明而鑿合且上止而下動虞仲翔之說本義之所採也。今仲氏易則曰杵臼與小過無象其象之則以中二陽

爲兩杵然與抑非與茶園曰仲氏易之得失吾弗知然
卽以中二陽爲兩杵亦何不可者禹貢四百里粟五百
里米穀梁曰甸人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或曰古之杵曰所以粟而米之也後世之杵曰乃米而
繫之或曰古亦鑿之不必後世也其在詩曰或舂或揄
或簸或蹂舂者粟而米之也既舂而復蹂之米而繫之
也舂者手舂之手杵也蹂者足蹂之足杵也艮手而震
足遂以兩陽爲兩杵何必無其象也董園曰足杵之制
于掘地之曰爲便然未詳其自始必以爲古有之則駭
矣詩之或蹂傳以爲蹂黍總秸也箋以爲又潤濕之將
復舂之使趨于鑿水之而蹂之也然蹂之以足則均艮

震皆體坤不成坤爲掘地。艮春未畢震蹂躪之是亦象之至切者。蓋閭又曰杭人至今一曰而兩杵皆用手此其法亦古有之。惟兩人持杵互舂故舂歌謂之相也。弦木爲弧何也。茶閭曰說文弧木弓。禮有桑弧反其始也。左氏傳有桃弧。陋也。皆木弓之說。考工曰取幹之道。七曰柘曰櫪曰檠。桑曰橘曰木瓜曰荆皆木也。而竹爲下。必曰木弓之爲弧何也。茶閭曰弓人爲弓備六材焉。有角有筋有膠有絲有漆。木弓者則幹而已矣。他皆無有也。故桑弧則蓬矢。桃弧則棘矢。然而司弓矢有王弓有弧弓。備六材者也。弓也。而仍得弧名。

其取諸睽何也。茶閭曰睽辭自言之矣。曰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坎張弧也。兌說弧也。然而睽之變自中孚來。中孚上巽木矣。弦之繩直也。故巽爲未張之弧。坎爲注矢之弧。兌爲既說之弧。兌者脫也。坎固爲弓矣。坎之爲弓以其注矢也。故於噬嗑曰得金矢。於解曰得黃矢。皆坎爾。則坎亦爲矢矣。或乃曰離爲矢。旅之離且曰射雉。一矢亡。離安得矢也。蓋閭曰凡矢必以四。詩曰既挾四鍤矣。卦之四陽皆矢也。上爲既釋之矢。四爲方注之矢。初二爲未注而楮之之矢。其曰威者睽與家人相覆也。家人之上曰有孚威如。

上古何也。茶閭曰有後世則有古。有中古則有上古。刪書斷自唐虞。上古者聖人之所不詳也。其詳之皆緯候。

之學也。故第傳其略焉。至大壯大過夬三義前已牘答之。今無可益者。

彖之爲彖。或曰豕也。或曰茅犀也。而傳曰彖者材也。茶間曰材者木也。木可材則材之論語無所取材。康成以爲桴材。朱子又以材爲裁皆是也。蓋曰彖之爲辭是聖人所材爾。雖然爻之六也。卦材也。卦之六十四也。易材也。椽從彖矣。椽者屋材也。小學家之說有以爻爲折俎者。有以爲交疏者。聖人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爻者效此者也。而說文之義乃以易爲蜥蜴。此固兩不相礙也。

大地何以謂之撰也。茶間曰注撰數也。天地之撰卽所

謂天地之數。乾爲陽物。坤爲陰物。以體天地之數。則乾之用九。坤之用六也。下經雜物撰德。物卽所謂陰物。陽物。撰卽所謂天地之撰德。卽所謂神明之德。注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意。亦猶是疏。則異之矣。董問曰。論語三子者之撰。注撰具也。故本義曰。撰猶事也。兩存之。

能研諸侯之慮。何也。茶間曰。欲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則必與諸侯共之。人謀鬼謀。百姓與焉。豈有諸侯而反不與焉者。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所謂險阻者也。則皆諸侯之險阻也。研於慮而知之。不研於慮。則不知戲之盟。鄭惟可以庇民者是從。將叛者其辭慚也。非諸侯而何。叛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叔兮伯

兮。衰如充耳。失其守者。其辭屈也。非諸侯而何。失守也。
辭何以謂之枝也。茶閭曰。木之本曰根。木之末曰枝。其
枝必旁出。莊生言枝指非指。則旁出之義也。薑閭曰。傳
固爲險阻言之。非爲讀書考理者言之。枝者指也。爾雅
以樁爲柱也。小柱謂之枝。斜柱謂之梧。故前書項籍傳
謂之枝梧。亦曰支吾。中心疑者。疑我爾。則枝枝我也。

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何以生蓍也。茶閭曰。生蓍之生。猶
生卦之生。蓍卦皆本于天地之數。則皆天地之數生之。
繫辭傳言生卦。則曰易生之。此經言生蓍。則曰聖人生
之。惟聖人爲能體易易也。聖人也。一也。薑閭曰。詩例彼
下泉。浸彼苞蓍。傳曰。蓍草也。陸璣艸木疏云。似賴蕭。青

色科生。惟其科生。故謂之苞。說文亦曰。蓍蒿屬。語又有之。蓍簪不華。蓍簪者。食蓍也。求卦之用。蓍取其易得焉。爾取其堅韌可久焉。爾取其粗細之適中焉。爾自傳有幽贊生蓍之文。褚先生遂張大其事。以爲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又曰。生滿百莖者。下必有神龜守之。上必有雲氣覆之。由是淮南子五行傳其說紛紛不一。而論衡以爲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如必得若蓍而後用之。則蓍之廢久矣。不知蓍固隨地而有。燕齊或簾之以施于牖戶之間。與葦蕭等也。

董閭又曰。士冠禮疏案三正記。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釋文又以爲天子九尺。諸侯七尺。九

尺。七。尺。之。著。立。而。筮。之。亦。有。所。不。可。不。知。其。若。何。爲。筮。
也。况。乎。挂。者。挂。之。指。間。扞。者。扞。之。指。間。人。之。指。不。及。三。
寸。而。以。九。尺。七。尺。之。著。挂。之。扞。之。其。將。能。乎。凡。此。皆。經。
之。所。無。而。儒。說。有。之。儒。說。之。不。可。強。通。則。毋。寧。度。而。置。
之。此。經。韓。注。曰。著。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旨。
元。疏。曰。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著。求。卦。之。法。其。言。質。皆。
較。釋。又。爲。勝。也。

乾。爲。大。赤。何。也。茶。閭。曰。赤。者。色。爾。坎。爲。赤。則。乾。爲。大。赤。
或。曰。旂。也。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卽。戎。
明。堂。位。亦。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又。左。氏。傳。之。精。蒺。旃。
旌。賈。服。杜。皆。以。爲。大。赤。薑。閭。曰。康。成。周。禮。注。謂。周。正。十。

一月物萌色赤故用大赤殷正十二月物牙色白故用大白至乾之大赤孔穎達謂是盛陽之色

爲良馬何也茶閭曰乾之爲馬以其健行也此又曰良馬者別之也馬則未有不良者也可以無別也而乾又爲老馬瘠馬駁馬矣不得不以良別之也按周禮校人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是十二匹一趣馬三十六匹一馭夫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康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廐之馬亦二百一十有六此應乾之策矣蓋茶閭曰偶然爾乾之馬非以象廐廐之馬非以象乾也姑存之以見先師之勤于象有如此者

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何也茶閭曰駁馬也按人辨六馬之屬良馬五物而駁馬一物老者齒衰也瘠者病而骨見也駁者色不純也其不得爲良馬可知也不得爲良馬則駁馬也

曰考工記駟有三度有國馬之駟有田馬之駟有駁馬之駟國馬高八尺則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高七尺則駟深四尺駁馬高六尺則駟深三尺有三寸駁馬之爲駁也以其卑也非以其老非以其瘠而駁也茶閭曰此亦不必然之說今未暇深論按人又曰凡軍事物馬而班之物者齊其力也老馬瘠馬則不可以物矣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者齊其色也駁馬則不可

以毛矣。不可以物。不可以毛。其得歸諸良馬之閑乎。況良馬一爾。而老瘠駁居其三。與所謂良馬一之駑馬三之者。若合一契焉。古馬猶今馬。馬之良駑。萬有不齊。故立金馬之式。傳相馬之經。未聞槩之以尺也。

曰。乾既爲良馬矣。又爲老馬。瘠馬。駁馬。何也。茶閭曰。乾爲良馬。爾。良得乾之上。上則老矣。則老馬者。良也。坎得乾之中。中則瘠。而骨見也。瘠馬者。坎也。至震之所以爲駁馬者。震爲元黃。元黃者。天地之雜駁也。者。雜也。三爻合言之。則爲馬。三爻析言之。則又有老與瘠駁之三象。既析言之。而有老與瘠駁之三象。則不得于全乾。別之爲良馬也。

曰乾之爲馬析言之。坤之爲牛不析言之。何也。茶閭曰。夫坤則何嘗不析言之也。坤爲子母牛矣。坤則其母爾。巽離兌則其子爾。但離南方爲牝牛。又生西南之坤子。母蓋有環生之義。

乾爲木果。果則木矣。必曰木果何也。茶閭曰。別之也。果則木。蒺則不木。艮亦爲果矣。然而有果有蒺也。乾者純陽之卦也。此纍纍然者皆果也。故言木以別之也。曰艮之有果有蒺何也。茶閭曰。艮之上乾陽象果。其二陰象蒺。巽一陰象瓜矣。故姤五曰以杞包瓜。艮二陰象蒺者。瓜而又瓜也。植生曰果。蔓生曰蒺。周禮亦曰共果蒺之薦矣。

曰剝上曰碩果不食其爲艮果與其爲乾果與茶閭曰
艮果卽乾果安得分而二之剝上艮艮果也乾果累累
矣而皆食之此一果也其不食者爾則亦乾果也
曰巽爲木爾此乾也而曰木果何也茶閭曰善哉問也
按八卦之位乾坤艮巽處于四隅坤之交則艮故坤之
變自艮始乾之交則巽故乾之變自巽始否之五互巽
其辭曰繫于苞桑姤大巽五曰以杞包瓜然而皆乾中
坤曰其于地也爲黑何也茶閭曰呂覽凡耕之道必始
于壚說文壚黑剛土也管子黑壚宜稻麥其艸宜苹蓀
其木宜白棠壚黏土也禹貢兗州厥土黑墳豫州下土
墳壚

坤固爲地矣。又曰其於地爲黑何也。茶閭曰地不皆黑。此取其黑爾。疏曰取其盛陰之色也。薑閭曰天元近黑。以乾居西北近坎也。地纁黃近赤。以坤居西南近離也。而乾爲盛陽。又得南方之色。坤爲盛陰。又得北方之色。坎乾中故又得乾色。

震爲大塗何也。茶閭曰周禮遂人治野。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涂之容乘車一軌也。故謂之大與薑閭曰不也。艮之爲徑路則當據此經。此經以徑始以路終爲徑路者由徑以至路云爾。艮陽路也。艮陰徑也。路一而徑二者。路少而徑多也。不

言眇涂道者槩之也。若震之爲大塗。則匠人有之。匠人曰。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彼經容一軌。爲涂。則此經容九軌。爲大塗。坤者國也。震陽居于坤。初國塗也。

爲馬足何也。茶闇曰。爾雅釋馬有兩文。一曰。膝上皆白。惟馬。一曰。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馬。郭於惟馬。不引易於左足白。引易則馬足左足白。與小戎疏推郭意。以馬膝上皆白。爲惟馬。後左脚白者。直名馬也。然毛第言左足白曰馬。而略其後。董闇曰。詩言駕我騏驎。則馬名也。此經言馬足。爾馬足。非馬名也。震固爲足矣。其于馬也。象其足焉。爾闇嘗考之說文。馬後左足白。從爾雅。釋詩也。又曰。從馬。二其足。釋易也。馬何以二其足。蓋馬之眠。

將起者

爲作足何也。茶閭曰：兩足齊舉，謂之作。魯頌曰：思馬斯作。

爲的顙何也。茶閭曰：爾雅：的顙，白顙。郭以爲戴星馬。蓋舍人之說也。然白達素者，面顙皆白者，亦白顙何必的顙。與薑問曰：的顙，千里故誇之，不千里何誇矣。詩之言馬也，亦有舉其一者。白顙一馬，爾不可以兩也是的顙也。

爲蕃鮮何也。茶閭曰：蕃鮮於他經無所見，惟說卦有之。望文而爲義，則蕃者，艸木之茂也；鮮者，新也；美也；明也。國語曰：魚禁鯢鰈，鳥翼鰈卵，蕃庶物也。魚鳥亦蕃也。而

必曰艸木何也。茶閭曰：文言曰：天地變化，艸木蕃一。言艸木餘皆該之矣。條舉之則反不該也。

曰：其究爲健爲蕃鮮何也？茶閭曰：震巽皆初也。故于二卦特言其究焉。震之究則乾也。健乾德也。蕃鮮乾功也。曰：健爲乾德，固已。蕃鮮則震饒爲之，何必乾功也？茶閭曰：是有說焉。復之爲卦也。震主之而傳言至日則十一月爾。十一月之艸木不蕃也。由臨至泰而三陽具，正月矣。艸木蕃矣，則究矣。以卦位言，坎當十一月而乾居于坎之先以始之，故曰乾知大始。以卦象言，則震微陽也。必至于乾而後究也。義固各有當也。文言之所謂艸木蕃者，坤四之變而震也。雖震之代乾，豈得謂之天哉？而

聖人直曰天地變化者亦于其究言之爾。

曰或曰究反也。蕃鮮巽象巽爲震之反故究則爲蕃鮮。躁卦者震爾震爲巽之反故巽究則爲躁卦可證也。茶閭曰乾鑿度以三畫分三名曰物有始有壯有究究者盡也不聞反之爲究且究之爲健又何說焉。夫震爲決躁爾不爲躁卦也。震之性動其動也在陽爲決在陰爲躁。陰躁陽不躁決躁者兼言之辭不得以躁屬之震陽也。復初之辭曰不遠復无祇悔坤上之辭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將毋不遠復之爲躁戰野而元黃者之非躁乎。巽究則躁蓋坤也則蕃鮮乾也。

曰巽爲進退爲不果濡滯不決則有之所以與震決反。

也。雖究安得躁也。且坤以靜爲德。安得謂之躁卦乎。茶
閻曰。巽初爲進退不果。而究爲躁卦。此正所謂同病異
發者。當其進退不果。似乎不躁矣。而究則必躁。其究之
也。因其進退不果而究之也。陰盛則靜。陰衰則躁。今醫
家類能言之。所謂陰極似陽也。夫陰陽各有其德焉。各
有其病焉。言乾之德不能諱其亢。言坤之德又何必諱
其躁也。

巽爲多白眼何也。茶閻曰。詩。美目盼兮。毛謂之黑白分
則均矣。惟其黑之下。淪故其白上。併離爲目。此以象離
之變也。疏以多白眼爲躁人之眼。按唐書。張公素爲盧
龍軍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宋史。

李師中謂鄴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豈其驗與。曰。古無以目爲眼者。此曰眼何也。蓋閭曰。考工望其轂。欲其眼也。注以爲出大貌也。

爲近利市三倍何也。茶閭曰。詩如賈三倍三倍者。賈之極也。易以象巽者。則以巽已倍矣。再倍而艮三倍而坤也。其曰近利市者。小人樂近市而近利市。尤近者之情。入市而售之易。曰利市。入市而售之難。曰不利市。俚語也。此非經之襲。俚語蓋俚語襲經矣。聞之明時。吳人有賣文者。自題其文曰利市。疏以近利句。市三倍。又句避。俚爾。則豈有經而俚者。

坎於馬爲下首。何也。茶閭曰。馬首昂。故楚辭曰。昂昂若

千里之駒。下則垂也。病而首垂也。象坎之上也。薑閭曰。象坎之上固也。然馬病則臥。豈特首之垂乎。下首者。飲則下其首。齧則下其首。

薄蹄者。象坎之初也。然何以爲薄蹄也。茶閭曰。馬蹄利。薄不利。厚薄之所以治蹄也。莊子馬蹄篇。燒之。剔之。刻之。錐之。皆所以治蹄也。薑閭曰。不也。薄者。薄之也。爲寧我。薄人毋人。薄我之。薄馬之。劣者必蹄。馬之蹄者。必薄。薄蹄。蓋相薄而蹄。

爲曳何也。茶閭曰。禮曰。車輪曳踵。人之曳似車。則曳者。車矣。睽曰。見輿曳。既未濟。兩曰。曳其輪。曳之云下。與與屬。不上與馬屬。

於輿爲多眚何也。茶閭曰：五行志有眚有祥。注內妖曰：眚外妖曰祥。雖然，眚亦祥也。祥者不祥也，祓爲除惡祭而祖道之祭，謂之輶輶者，所以祓除其不祥也。車何不祥之有？綰于木而止也。涉于河而敗也，是皆車之不祥也。董閭曰：眚目生翳也。目翳者多誤，故謂過爲眚。朕兆之見，若有若無之間，眚爾亦謂之眚也。睽互坎而見鬼，至于一車，非其眚之多與？或曰：坤爲輿而坎眚之，或曰：離爲目而坎中眚之，皆翳之義也。按之經，則震陰爲眚，坎則震陽入於二陰之中，故輿而多眚。蓋左右兩陰皆其翳陽者。

坤爲腹，離反爲大腹，何也？茶閭曰：八卦之取諸身，坤得

其腹焉。腹居八之一。雖腹不大也。離三爻。爾以中爲之。腹二居三之一矣。則大矣。

于木爲科。上槁何也。茶閭曰。科坎也。按釋文以科爲空。謂木老而腹空。則漸而上槁。坎亦空也。空侯卽坎侯矣。孟子盈科而後進。注亦以科爲坎。蓋閭曰。科之爲坎。固也。但易之於辭。雜而不越。坎爲坎。離亦爲坎。雜而越矣。且離中空而外槁。不應下空而上槁。此蓋巽上之變而初者。上槁而下則科也。科者本也。條也。爲槁木之復生於根者。

艮爲小石何也。茶閭曰。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祖。此則石山之戴土者矣。土在上爲陽之升。石在下爲

陰之降小石附山非山體也。山得而有石石不得而有山也。於易言石者二。豫曰介於石爲互艮之初。困曰困于石艮陽入於二陰之中。則困皆指艮陰而言。漸二曰鴻漸於磐亦艮陰。磐爲大石不得爲小石。然自石言之則大自山言之則小。

爲闕寺何也。茶闕曰周禮闕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皆止人出入之官。然在闕則嚴其人在寺則尤嚴其出。艮門而闕職之固也。漢以後凡官吏之所止皆曰寺。其昉於內宮也必矣。兩陰之左右列次者其寺與。或曰震爲足而闕人無足以象震之變坎爲陽而寺人無陽以象坎之變。此則纖而鑒。

矣。蓋閹曰。因象剝。刑大畜象。豨豕易者。象也。果有其象。象之可也。傳言祭之界也。有禪有胞。有翟有閹。有寺祭。統祇言輝胞翟閹。不言寺。閹者守門之賤。得與于惠下之道。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也。寺人刑人。故不得與也。則閹人非刑人。周禮墨者使守門。刑人矣。而未嘗無足春。秋閹弑吳子餘祭。傳第言獲俘焉。以爲閹。未知其果刑之與抑否也。由此言之。或之說。患在象之而無其象也。艮之爲狗也。外剛內柔也。其爲鼠何也。茶閹曰。坎之變也。坎爲隱伏。爲盜鼠。隱伏而盜者也。說文曰。鼠爲穴蟲之總名。艮陰象。穴小過曰。公弋取彼在穴。艮陽蓋蟲之出穴者也。鼠夜動而晝止。乾三曰。終日。日夕。日嚮晦。坤

象晦至三而嚮明矣。艮陽在三。又以象鼠之嚮明而止也。或曰鼠兩端兼陰陽故。艮陰爲羣鼠。艮陽爲碩鼠。蓋問曰或之云美于聽爾。不得爲諦義。然晉四互坎亦互艮。象鼯鼠則艮鼠爲坎之變信也。

爲黔喙之屬何也。茶問曰亦坎之變也。坎爲毒故師之彖傳曰以此毒天下噬嗑之四互坎亦互艮與晉之互同三之辭遂曰遇毒矣。蓋坎者毒之宿于中。艮者毒之發於外。黔黑也。黔喙鳥喙爾。屬者不專指之辭言其毒而已矣。不必定其物也。舊問曰爾雅芰莖艸國語驪姬將譖申生寘葦於肉賈逵曰莖鳥頭也。鳥頭卽鳥喙矣。其必爲黔喙則未可知。又說文以鳥喙爲前。

兌爲毀折何也。茶閭曰。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
饗之。殺烝。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此
毀折之證也。毀折折俎也。全烝者。全具牲體而烝之。殺
烝者。體解節折而烝之。折則毀矣。故謂之毀折也。震象
上所以載肉而升之俎也。兌之初陽上也。上二爻爲牛。
坎體解之而得其一骨也。

爲附決何也。茶閭曰。震之爲決也。則大壯之四曰藩決。
不羸。兌之爲決。則夬之彖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其謂
之附者。或曰。初爲決。主二乃附之。附者黨之也。二爲初
黨。以兩陽決一陰也。或曰。上陰與二陽不相類。上陰強
而附之。二陽同力而決之。或曰。附者贅也。故凡癰疽之

著於身謂之附。附決者癰疽之決。

于地爲剛鹵何也。茶閭曰：呂覽：『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亢倉子曰：『畎欲深以端，畎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今兌乃下得陽，上得陰，是下土也。艮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曰甚鹹以苦，其剛鹵之謂乎。李鼎祚易解曰：『乾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說文之義，則西方曰鹵，爲羊何也。茶閭曰：兌之爲羊，舊矣。于兌曰爲羊，何所疑也。曰：聖人之文，無複出者。前曰震爲龍矣，則後之龍爲驤也。前曰艮爲狗矣，則後之狗爲拘也。前曰兌爲羊矣，則此之羊爲羔也。故虞翻本作羔，李鼎祚易解本亦作。

羔羔者女使也。茶閭曰：按康成本作陽，謂陽爲養，無家女行貨炊爨賤于妾者。郭璞引魯詩以證之，則羊又爲陽矣。近世楊氏慎又引後書西南夷傳：「娼徒，謂古文羊爲娼也。」今考之後書有娼徒，無娼徒。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娼徒也。」聖人之文非後世之文也，不複可複之亦可。謂改經之習自宋元始不然矣。疏曰：爲羊如上釋，不可謂非篤而守之者也。

序卦曰：屯者盈也。又曰：屯者物之始生也。何也？茶閭曰：疏曰：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物之始生，開說下物生必蒙，非重說屯之名要之屯，自有兩義。爾雅傳曰：雷雨之動滿盈，言盈也。天造艸昧，言始生。

也。蓋後世所云雲屯霧合蜂屯蟻聚之屯皆盈義故校隊案部前後有屯遂以爲軍屯之屯說文存難義遺盈義或失之曰音不同也。茶閭曰聖人所辨者古義以俗音難之不可矣。

入而後說之何也。茶閭曰人以爲說而後入之不知入而後說之也。嘉肴弗食弗知其美至道弗學弗知其善未人而言說說其所說而已矣。非聖人所謂說也。董閭曰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世說亦曰畏解故不畜此又重戒其說故慎防其人者。

雜卦曰比樂師憂何也。茶閭曰說卦其于人也爲加憂憂者坎也。然坎亦樂矣。需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需上坎。

爾蓋坎在內卦則爲憂坎在外卦則爲樂文言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坎中卽乾中故乾之二五兼有坎中之象焉樂則行之五也憂則違之二也

革去故鼎取新何也茶閭曰明火官之職也周禮司燹掌行火之政令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又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又司烜每歲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而春秋傳亦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于味以出納火此先王所以順天之道安民之生清疵癘之源消愆伏之沴特于革鼎發之也

其象何也茶閭曰所謂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卽論語所謂鑽燧改火者也古者明火以陽燧取之于日卜與

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烹飪用之素問言壯火散
氣少火生氣火之貴少而賤壯也一歲之中五變之所
用皆少火矣又別之以五木迎五行之生氣以與吾氣
相益而滌除其死氣故可禳去時氣之疾焉鼎之取新
也則以巽木也重巽之卦上下皆木也而中互一離是
爲木中所蘊之火柔進而上行上巽變而離是爲木中
所出之火巽互兌鼎亦互兌兌者金也鑽也離中之火
卽著于兌金之末鑽燧也按內則有金燧木燧金燧陽
燧也康成以木燧爲鑽火蓋以金鑽木之名其并象之
以革何也茶閻曰羅泌曰予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
辰戌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

昏見于戌而納之鼎下巽而上離是季春之出火巽者
季春也革上兌而下離是季秋之納火兌者正秋也不
得爲季秋然而革之兌互乾矣兌連乾是季秋也重兌
之卦亦互離變而革則火藏于下其象納無疑也火何
以謂之出納也茶閭曰康成曰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
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

曰於鼎之取新象之審已革象納火而已何以謂之去
故也茶閭曰未也古者出火于季春而禁火則於仲春
羅泌又曰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
火戒其盛也震當卯位故大壯爲二月之卦革鼎皆大
壯之變大壯之初上易爲鼎之取新大壯之二五易爲

革之去故也。故革之。彖傳曰：水火相熄，既濟之水，火不相熄，而于革言相熄，是明有禁火之義存乎。其中，其在後世一百五日寒食，皆熟食斷煙，清明賜百官新火，清明者，季春之始，寒食者，仲春之終，蓋其與易與周禮與春秋傳無不扣絲入繭，有如是矣。薑閭曰：雜卦所發皆奇零之義，故稱雜此亦革鼎奇零之義也。路史又言寒食爲龍忌，以大壯震乾皆龍也。雖但諺亦有說焉。

歸妹爲女之終，何也？茶閭曰：或曰，傳謂伯姬女而不歸，歸者，女之終而婦之始也。或曰，承筐則死，實封羊則死，血禮謂之不成婦，他之終不可知，歸妹之終可知也。此卽女之終矣。象傳所謂永終者也。所以與男之窮類也。

舊問曰此就卦名生義爾歸何以妹以兌為女之終也
濟何以未以三陽失位而窮也雜卦蓋往往以不類為
類也。

姪師寬

壽彭

男茶孫

壽衢

校字

姪藥

壽俞

壽昀